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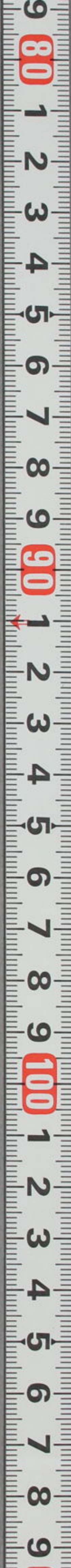
書

一二

堯典

共十本

服部文庫
117
145
/



117  
145  
1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窅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註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

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  
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  
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  
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  
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  
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

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  
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  
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  
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  
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序 卷之一 漢孔氏序

尚書正義序 終

尚書註疏卷第一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尚書序

卷之一

及古

續下宋板復有續字

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  
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  
故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  
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  
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  
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  
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  
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  
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  
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  
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  
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  
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  
所嫌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氏一之氏字一本無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伏犧氏伏古作處犧本又作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氏一  
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  
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  
者文字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  
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  
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文  
○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  
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內由是文籍生  
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  
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  
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  
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  
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  
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  
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

以

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契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註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

而一作以

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網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網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尚書疏 卷之一三 及古周

黃

蜚一作飛  
疏乞一作疏訖下同

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皇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  
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孤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  
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  
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  
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  
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  
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蒼  
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  
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  
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  
揖云蒼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  
獲麟二千七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  
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  
合維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  
禪通九也疏乞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  
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

皇

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  
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  
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乞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  
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  
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註云刻謂刻石而記  
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  
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  
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  
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  
傳稱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  
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  
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王之  
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尚書疏

卷之一四

及古



實一作寶  
詩一作施

尚書疏

卷之一

沈下階

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神農炎帝也姜姓母曰女登以火德王三皇之二也黃帝軒轅

也姬姓少典之子母曰附寶以土德王三皇之三也史記云姓公孫名軒轅一號有熊氏墳扶云反大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詩照

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囂已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

專

不

傳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同並見發題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掩

尚書疏

卷之一五

及左蜀

尚書疏 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蓋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謂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畧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

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眾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入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羲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

尚書疏 卷之一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  
以燧人廟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  
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  
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  
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  
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  
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  
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  
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  
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  
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  
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  
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  
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囀孫僑極子  
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  
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  
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  
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

何

尚書疏 卷之一  
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  
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  
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  
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  
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  
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  
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  
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  
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  
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  
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  
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  
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  
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  
**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也**。夏禹天下號  
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  
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  
及古崩

何書疏  
詰故報反告也示也與鳥至于至一揆○正義曰  
報反深也揆葵葵反度也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  
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  
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  
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  
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  
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  
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  
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  
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  
言三代之書廟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九索  
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  
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  
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  
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  
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  
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  
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

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  
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  
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  
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  
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  
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  
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  
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疏  
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  
序是寶之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  
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  
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  
之前代可知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故言歷代耳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自反下同求  
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  
八卦至此  
書也○正  
尚書疏  
卷之一八  
及古

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首引言為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為搜索以易八卦為主故易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出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

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聚此書也**  
**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左史史官在左倚於綺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  
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似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  
尚書流  
卷之一九  
及古蜀

黜五律反  
相

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  
況于草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  
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  
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直總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  
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  
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刪色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  
姦反。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  
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彛梁以  
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  
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  
王時卒故為周末上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故曰與籍義亦相通也但

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  
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  
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  
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  
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  
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  
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  
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  
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  
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  
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  
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  
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  
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  
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五  
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  
尚書流  
卷之一十  
及古蜀

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序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况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反撮七活反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

攝二下十字疑衍

三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入攝二十

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

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此叔討論之鄭以討

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

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

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蕪蕪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

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

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

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

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尚書疏

卷之十一

六

謹案經典初文誓攝二十  
篇亡作攝二一篇亡為是

帝學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皋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詩即湯詩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蓋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太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

管一作但

坑若庚反

苦

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也恢若回反大也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自始皇帝焚詩書在始皇之二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五年坑若庚反難乃且反解音蟹及秦至屋壁正義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

書流 卷之一十二 及古蜀



中一作忠陵一作年  
安國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  
 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  
 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  
 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  
 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傳  
 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  
 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  
 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自上生求字  
 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  
 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  
 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  
 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憲一作專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  
**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  
 濟子禮反濟南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  
 直戀反下傳之子孫同二十餘篇印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  
 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  
 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  
 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  
 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  
 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  
 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  
 是程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  
 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  
 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

尚書疏 卷之一十三 及古蜀

尚書疏 卷之一  
 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  
 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  
 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  
 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  
 目暗至年九十鼃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  
 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  
 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  
 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  
 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秦誓猶有三十一案史  
 記及儒林傳者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  
 全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  
 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秦誓  
 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  
 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  
 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  
 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

本始一作泰和

尚書疏 卷之一  
 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  
 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  
 與秦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秦誓  
 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  
 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  
 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秦誓三篇論衡又云以  
 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  
 馬遷時已得秦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  
 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  
 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  
 武帝記載今文秦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  
 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  
 之秦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  
 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秦誓皆無此言而古文  
 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  
 造秦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秦誓  
 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  
 錄入尚書故古文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武肅將

尚書疏 卷之一  
 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則當云各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氏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口生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

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生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共音恭亦作龔又作恭  
 共王漢景帝之子名餘好

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敷云公壞反  
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  
字又音倫科苦禾反科斗至魯至壞宅也正義曰  
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  
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  
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乃壞孔子  
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  
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  
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  
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  
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  
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  
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  
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  
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  
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嗚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

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  
帝賜習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  
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  
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  
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者不壞明知  
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  
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  
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

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合舊音閣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既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蕭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以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時掌反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

及

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此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

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及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及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子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

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與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

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  
 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  
 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  
 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亂序減  
 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  
 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  
 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

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

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  
 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  
 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  
 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  
 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

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  
 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  
 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  
 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  
 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  
 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  
 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拮拾採摭羣書之  
 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  
 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  
 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  
 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  
 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  
 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  
 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  
 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  
 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  
 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詰訓而孔君為例一

之

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子孫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于偽為

反。又如字。見賢通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古。貽以之。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反遺也。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為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剛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冀一作若

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總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行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為。江充充故為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



子釋長安因與鬪不勝而走奔湖遂自殺此即巫  
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所不  
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  
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者亦  
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有所  
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  
於我哉

尚書註疏卷第一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一  
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本并

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  
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一篇之名當與  
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  
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  
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  
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  
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

重一作重

尚書疏

卷之二

夏古開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四篇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

命

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虞書凡十六篇十一正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篇七五篇見存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

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倍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

寶肆命一作伊陟

成十七旅癸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若牙二十四周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篇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癸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

卽卷也卽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  
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  
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  
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  
傳也後漢初賈逵尚書疏云流爲鳥是與孔亦異  
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  
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  
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  
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  
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股  
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  
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  
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  
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  
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  
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

鐵一作峽

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  
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  
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俊是鄭意師祖孔學  
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  
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  
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  
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  
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  
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  
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  
書宅岫夾爲宅岫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  
陽剗則剗剗云臏宮剗割頭庶剗是鄭註不同也三  
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  
俊俊傳膠東庸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  
璜及塗暉暉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  
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  
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  
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

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  
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  
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  
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  
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  
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  
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  
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  
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  
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  
傳傳即註也以傳述為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  
義舊說漢已前稱傳其氏以別眾家或當時自  
題孔氏亦可  
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傳言聖德之遠著古也昔

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聰  
千公反思息嗣反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

遜遁也老使攝遂禪之

○遁本作遜徒

遂禪音時戰

反讓也授也

作堯典

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

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  
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  
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  
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皋魚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  
稷夏社疑至臣危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  
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  
二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  
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節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于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道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志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

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各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王無為而同天立各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稱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于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註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明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入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先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

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通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遠著。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遜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涉帝位是也。雖聖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涉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遜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序**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日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

**曰若稽古帝堯**

**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

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

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允信克能。光克格至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被。  
 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說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  
 問本亦作問溢音逸。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  
 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  
 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  
 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  
 美名充滿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  
 稽古之事也。○禮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  
 文詩稱考十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  
 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  
 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  
 顯見可知則經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  
 道者古入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不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已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  
 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  
 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彼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  
 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知禍災  
 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在  
 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  
 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  
 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入  
 事以人繫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入  
 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禮動功至安者。正  
 義曰動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動放其功而已傳  
 兼言化者據其動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  
 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飛

尚書疏 卷之二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又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民一作人  
從一作化變化下有今字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先及于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能明俊德之士任  
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昭亦明也**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克明至時雍。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尚書疏 卷之二 及古周

又一人

兵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禮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爲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禮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旣爲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人一作民也

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眾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眾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五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茂，星

人一作民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

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禺，缺。暘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從也。出

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萃。普庚反。云：使也。下皆放此。秩如字。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

鳥獸孳尾。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星歷反。孳音字。乳，儒付反。說文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申命羲叔，宅南交。傳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水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收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冥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

咸  
萬

羽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昧武內反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衍反馬云滅

也滅猶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沒也。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毳。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毳下先典反說文

取以為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別音彼列反下同曰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收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

知旁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帝曰咨汝

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恭居其反下同旬允似遵反十日為旬匣子合反

**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眾

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乃命至咸熙○正許其反與也義曰上言能明俊

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月更

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仲者

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各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義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

日出於東方令此義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

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

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

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各

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  
歛于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  
實農事未闕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觀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隲之室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莽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眾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眾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

是

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楊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註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  
天黎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正為祝融  
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  
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



尚書疏 卷之二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  
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  
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  
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  
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  
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  
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  
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  
先師以來皆云火學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  
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鄭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  
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  
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  
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  
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  
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  
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  
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

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近重黎何故  
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  
天黎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  
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  
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  
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  
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  
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  
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  
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優顓頊乃  
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  
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  
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  
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  
胤征云義和涵濞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  
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  
堯命義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  
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象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于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相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上

惟  
當一作常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堯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闕下則稱昊天自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讚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于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尚書疏 卷之二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存。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

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宅居至之宮。○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嵎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嵎。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其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嵎。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嵎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崑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其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  
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  
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  
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  
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  
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  
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  
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  
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  
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

特

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  
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  
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人  
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  
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  
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  
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  
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  
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口謂春分朝日又以  
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也。日中至可知。正義  
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  
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  
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  
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  
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  
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  
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漸

前書... 卷之二... 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

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兩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雀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昂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月永為仲月星鳥星火

尚書疏

卷之二 二十一

及古閣

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  
 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  
 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  
 畢見稍為迂闊此諸王馬於理最優。○冬寒至曰  
 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  
 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  
 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申重  
 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言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  
 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  
 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  
 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訛化至  
 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

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  
 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  
 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  
 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  
 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永長至可知。正義  
 曰永長釋言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  
 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  
 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  
 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西地即初昏之時角亢  
 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因謂至草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  
 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  
 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稀少改易  
 往前草謂變草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  
 例也。○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  
 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  
 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尚書疏 卷之二 二十三

此經春秋補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嶠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饋送至成物。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饋故饋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時萬物成熟乎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日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口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五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口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女在午女虛

危在己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但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詁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嶠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是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曰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曰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總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更毳細毛，以自溫焉。

足

經言毳毛，謂附肉細毛，故以毳毛解之。○咨嗟至曆象。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

尚書疏 卷之二十四 吸古蜀



尚書疏  
卷之二十一  
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  
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  
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  
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  
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  
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  
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  
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  
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  
小月雖為歲月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  
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  
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  
百六十分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  
日一百九十三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  
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  
并一百九十三日為二百六十三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

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  
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  
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  
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  
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為春為  
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  
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  
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允信至  
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  
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  
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也續功  
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  
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善謂  
帝歎義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  
之功也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放齊曰胤子

朱啓明帝曰吁囂訟可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

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囂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放方往反注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

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

報反下註同爭鬪也。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

官稱鳩聚係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

丁侯反共音恭注同係仕簡反徐帝曰吁靜言庸違。端反兜

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帝曰吁靜言庸違。

狼

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狼若漫天言不可用

滔吐刀反漫未旦反下同又未寒帝曰咨四岳。傳

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狼恨懇反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

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水割害也言大水方方

爲害。湯音傷洪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

音戶工反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

歷反上時掌反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

注帝下右所字

功已

能治者將使之爾反僉曰於絲哉僉皆也絲崇

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劔反於音鳥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屐

圯毀族類也言餘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

敗善類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戾音力計反岳

曰異哉試可乃已異徐云鄭音帝曰往欽哉勅絲

可試無成乃退異孔王音怡帝曰往欽哉勅絲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闕其所

能而據眾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載年

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帝曰疇咨若予

成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任義和眾功已廣及其

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願此成庶庶績之事者我將

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

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闇又好爭訟豈可用

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

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詐之

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

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類類求人無常帝意於是洪水

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

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  
 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  
 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面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  
 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  
 岳曰帝若謂鯀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  
 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  
 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  
 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勃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  
 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  
 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  
 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  
 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和氏孔以義和掌天地之  
 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著焉是百

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  
 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  
 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  
 言順是事也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  
 順是事者將登川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  
 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  
 則史亦不錄不常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  
 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  
 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  
 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  
 也計四岳職掌天地常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  
 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  
 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  
 岳對故不言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  
 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  
 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  
 有胤國胤既為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

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詈是言不忠信為詈也其人心既頑詈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詈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肉少鑿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詈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殺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有詈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釋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驩兜釋詁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各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僞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為已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

功也。○**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兇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

今一作令

當

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饒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編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遠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遠山

尚書疏 卷之二 上陵故為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 俾使又治也。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伯即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 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呬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地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狠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狠戾。違眾用已。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 異已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 勅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才。堪立功者。而眾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 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肥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

顧一作頗

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年若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鯀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狠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已之私鯀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傳**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朕直錦反馬

云我汝能庸命異朕位

**傳**

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異音遜馬云讓也

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否方久反又音鄙忝音他簞反

曰明明揚

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

○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不似其先故曰不肖

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傳**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

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已不若故不舉

或引陸欽文傳尼鰥反作而據反



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鯀故頑反。虞舜虞氏

錄之。臣子為諱。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故變名言謚。帝曰。俞。子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

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

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瞽無目之稱。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音古。傲五報反。叟素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帝曰。我其試

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

承反。姦古顏反。帝曰。我其試

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

以治家觀治國。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女音尼。慮反。妻音千計反。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

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曰。欽哉。

媯音居。危反。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帝曰。欽哉。

永之隈。曲口汭。嬪音毗。人反。帝曰。欽哉。

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帝曰。咨。四至。欽

以。蘇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

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

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

以

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也  
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  
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眾臣  
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  
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  
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  
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諧和以至  
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  
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  
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  
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  
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  
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  
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  
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  
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  
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  
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今

嚚之子帝摯之弟嚚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  
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  
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  
經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  
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  
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  
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  
大災成堯美也○**傳**異順至之事○正義曰異順易  
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  
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  
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  
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  
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  
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  
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  
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  
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  
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

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污隆非聖有優劣而緯侯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

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開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小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耻已不若故

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為眾臣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矇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

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各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僖三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謂和至於姦惡。正義曰謂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之和以至孝之行和頑器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

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  
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  
刑網非舜養之久而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  
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  
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  
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言欲至行迹。正義曰  
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  
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  
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  
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今  
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  
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  
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  
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妻舜。於是故傳  
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  
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

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  
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於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  
當有賢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  
舜時。仰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  
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  
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  
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  
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  
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  
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  
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  
理下帝女。尊堯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泃。使之服行。婦  
道於虞氏。虞與媯。泃為一也。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  
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也。上則有妾媵。庶人無  
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  
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尚書疏 卷第二 終  
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  
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  
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  
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  
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繇舜之敬故帝言  
欽哉歎能修己行敬以安民也能修己及安人則是  
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修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 終

